

紅河州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輯



前　　言

继去年十一月《红河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出版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第二辑现在出版了。本辑所选稿件主要反映了红河地区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其中部分稿件是六十年代初期中共红河州委统战部动员各界爱国人士撰写的；也有一部分是红河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成立后组写的。有的稿件有个别地方与事实略有出入，因作者已经去世，无法核实，只好照原稿刊出。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一九八三年九月

目 录

蒙自商业的兴衰	蒙自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
个蒙进出口贸易与帝国主义的侵略	喻泉斋	(10)
个碧石铁路修建的起因及其经过	杨霈洲	(15)
个旧、石屏选举伪“国代”和“立委”的丑剧	李表东	(24)
马坚教授生平简介	林震宇	(37)
王炽小传	金干臣 王文学	(52)
“三点会”在蛮耗、河口的活动点滴		
	杨廷光 傅贵堂	(55)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亲历记	李 灿	(61)
辛亥革命南京战役回忆录	彭商贤	(65)
火烧竹元街前后	金干臣 王文学	(70)
瓦渣人民反对土司钱祯祥的斗争		
	郭维藩 王梦麟 钱有宽	(86)
我父亲在者米争权夺利的情况	黄秉君	(102)
记迤南边区的一场惨祸	李表东	(111)
邵连义出资办建民中学	朱伯庸	(143)

- 建民中学回忆 方仲伯 (150)
建水“文献名邦”的来由 杨 丰 (160)
漫谈禁烟 李贯夫 (162)
土匪莫朴攻焚个旧的经过 普次阶 (165)
蒋匪残部窜扰个旧纪略 李表东 (168)
我在解放前后的一段经历 普国梁 (193)

蒙自商业的兴衰

蒙自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导言

蒙自居滇南之要冲，南邻河口、屏边而与越南接壤，东邻文山、马关、西畴，西邻个旧，北邻建水、开远，自古为滇南的军事政治重镇。经济方面，在开关前，为自给自足，与毗邻各县互通有无；自光绪十五年（1890年）开关以后，国际省际贸易，逐渐发达，商业日趋繁荣，而成为祖国西南边陲的经济重要城市。

蒙自的对外贸易通路

滇越铁路未兴建时，国外进口的货物，由越南海防起卸、装载入汽船，一天运抵河内；再由河内用舢舨分装，沿红河上溯，十二天抵达与云南边境相对的老街；继续由老街沿红河上溯，七天运抵蛮耗；复由蛮耗起卸，用牲口驮运至蒙自。当时蒙自至蛮耗之间，有康庄大道，计程约60公里，中间站为瑶头。由蛮耗至蒙自，马驮两天最多三天可达；由蒙自至云南府（昆明），马驮九天可达。总计越南海防至云南昆明，需时约四十天。至于出口货物，由蒙自驮运至蛮耗后，用舢舨装载，沿红河顺流而下，因系下水，舟行较速，十二天最多十五天可

达越南河内。宣统二年（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后，进出口货物，则均由滇越铁路运输，比较以前以舢舨载运及马驮，较为便利。

蒙自开关的经过

中国自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海禁洞开，中英订立南京条约，中国租借香港与英，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开辟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五口通商。1885年中法战争以后，越南逐渐沦为法帝国主义殖民地，西方帝国主义及东邻日本为了倾销商品、掠夺我国丰富资源，经济侵略的魔爪，伸入我国，云南首当其冲，蒙自辟为商埠。据《云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三及卷一百四十四所载“蒙自关之开放，系依据光绪十三年（1888年）中法续议商务专条，此约第二条议定，广西则开龙州，云南则开蒙自，并得于蒙自设立领事。旋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谭均培奏准，于光绪十五年（1890年）七月二十八日，开关于县城东门外，设立正关，并于蛮耗街设分关，又蒙自西门外及河口各设查卡，旋改设河口分关，蛮耗改设分卡。宣统元年（1909年）改设碧色寨分关。宣统二年（1910年）又添设云南府（昆明）分关……”又载“光绪十五年（1890年）七月二十八日蒙自正关通商章程条约，第一款蒙自正关界址，蒙自正关东界在东门外开化、蛮耗两路分岐处，西界在西门外接官厅处。第二款边界贸易，凡货物由云南往北折，或由北折进云南边界者，路须到蒙自县城，在本关报关纳税，如有货物从小路绕越，以避关税者，被本关查拿，罚充入官”。又载“光绪十五年（1890年）总理衙门与法国使臣恭思当续议条款，第二条按照光绪十二年（1887年）三月二十二日所定和约第一款，两国指

定通商处所，广西则开龙州，云南则开蒙自，缘因蛮耗系保胜至蒙自水道必由之路，所以中国允开该处通商，……又允法国任派在蒙自法国领事官属下一员，在蛮耗驻扎……越南之通过税，最多不过从价百分之五，商品只需在蒙自关一次缴纳，即可省内通行无阻，达四川境……”蒙自关设在蒙自南湖东南隅，总税务司为英国人，职员多为中国人。中国关税不能自主，蒙自关是吮吸中国人民脂膏的地方。

国际贸易

蒙自自开关以后，在滇越铁路通车前，计有较大的商号八家，这八大家是：司裕号，在北大街；官商公司，在今师范进修学校隔壁，经理杜时珍；以上两家，均走香港，进口多为棉纱、布匹、棉花、日用百货、呢绒等；出口为大锡、普洱茶、皮革等。广昌和（广帮），经理李益龙；天德和（广帮）；以上两家，进口多为白糖、海味、蔚丝；出口均为大锡。朱恒泰，在铁货街石屏会馆内，经理为建水人朱渭清；福顺昌，经理为建水人孙海。以上两家，都是走香港，进口为棉纱；出口为大锡、茶叶、皮革、猪鬃、火腿等。亿昌（广帮），进口为白糖、冰糖、海味、棉纱、布匹；出口为大锡。裕昌（广帮），进口为洋广杂货，出口为茶叶。宣统二年（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后，又陆续增加商号：应云祥（广帮）；信亨泰，蒙自、建水黄杜两姓合营；万来祥、蒙自候运初经理。以上四家，均进口洋杂货；出口茶叶、猪鬃、火腿。顺成号，同德商美孚行代理水油为业。除中国人经营之商号外，外商的洋行、银行，也相继在东门外成立。计滇越铁路通车前成立的有：德商美孚洋行，经营水火油；德商士波顿洋行，经营该国五金器械、电

石、矿山工具；英商安兴洋行，经营五金、器械、矿山工具、建筑材料、匹头、杂货。滇越铁路通车后成立的有：美商三达水火油公司；英商英美烟公司；希腊商歌炉士洋行；经营京广杂货，兼营旅馆业；及若利玛洋行，经营五金杂货及罐头；日商宝田洋行，经营日本工艺品及树胶制品水鞋等；德商加坡公司，经营五金、矿山工具、建筑材料、矿石、水泥；法商亚细亚水火油公司；德商德士古水火油公司；法商陆沙基洋行，经营宰牛及面包；法商沙里怡洋行，经营五金器械、矿石。1914年1月，法商东方汇理银行支行就老铁路局内成立，首先即抓取关税、盐税、邮政等等收入，随时存入该行，由该行按季转拨上海，抵还满清庚子赔款。同时把铁路收入的滇票连同存款（税收的滇票）向富滇银行兑现，再换板钱出口。法元运尽，继以站仔，飞鹰（墨洋）、龙元、袁头、半开，不断地运出，直到1930年。

总计国际贸易，据《云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三及卷一百四十四所载“滇省国际贸易，入口货中，以棉纱、匹头、棉花为第一位，约占贸易总额百分之四十以上；煤油、烟草等次之，其他洋货又次之；他若磁器、纸张、海味、干果等，亦为主要之贸易品。出口货中，以大锡为第一位，约占贸易总额百分之八十以上；黄丝次之，牛羊皮又次之；他若茶叶、药材、猪鬃、火腿及零星土杂货，亦为主要之交易品。上述贸易物品，其输出入总值，各年微有不同，惟棉纱占入口货之首位，大锡占出口货之首位，此则历年具属一致者也。”又载“大锡为云南主要之国际贸易品，在全国对外贸易中，为出超省份，实因大锡之大量输出所致，其生产数额，自蒙自通关以后，大量激增，至宣统末年（1911年），年达一〇二四六六担之巨。云南大

锡出产之巨，为全国第一。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度，竟达全国出产额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即以最低之宣统元年（1909年）亦达百分之九十三。以贸易数而言，自光绪十五年（1890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二十三年中……蒙自关总值为一十万三千六百八十万海关两有奇……〔平均每年为五百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七十八万两有奇〕。至于大锡占全省出口货值之百分比，历年亦有不同，最低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占百分之六十六；最高为宣统二年（1910年）占百分之九十三；平均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蒙自关贸易品入口……以英日货为多……蒙自关因交通便利，据滇越铁路之要冲，复以毗邻个旧，锡产丰富，致贸易总额，占全省百分之八十以上，为全省商业之代表。以贸易之国别言，本省贸易范围，遍及英、美、日、法等国，而以法国为主。贸易之区域，则以安南、印度、香港为主要市场……而转及于全省，乃至川黔等地……蒙自光绪十五年（1890年）开关，至宣统三年（1911年）止，二十三年中，贸易输出共值海关两六千二百十一万两有奇；输入共值海关两七千四百六十九万两有奇；出超为一千二百五十九万余两。”〔出超系指海关关税收入而言，不是进出口货值，入的税银多于出的税银，两抵则国家所掌握的税银多，即为出超。〕

蒙自关与腾越关思茅关的贸易总额比较

据《云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三及卷一百四十四所载“以贸易之数而言，自光绪十五年（1890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二十三年中，蒙自、思茅、腾越三关，其贸易总值共达一十万五千六百四十万两有奇；蒙自关最多，腾越关次之，思茅关最少……除蒙自关略有出超外，其余二关概系入超，而以思茅关

为尤巨。

蒙自关自光绪十五年（1890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贸易总值共为一万万三千六百八十万海关两有奇，贸易输出共值海关两六千二百一十万两有奇，输入共值海关两七千四百六十九万两有奇；出超为一千二百五十九万余两。

腾越关自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止，十年中，贸易总值为一千六百二十八万海关两有奇。贸易输出共值海关两三百六十六万两有奇，输入共值海关两一千三百六十二万两有奇；出超为八百九十二万两有奇。

思茅关自光绪二十三年（1898年）开关至宣统三年（1911年）止，十五年中贸易总值共为三百三十万海关两有奇。输出共值海关两五十八万两有奇，输入共值海关两二百七十二万两有奇；出超达二百一十四万两。”

三关合计，输出共值海关两六千六百三十五万两有奇，输入共值海关两九千零五万两有奇，输出入总值共为海关两一亿万五千六百四十万两有奇；出超达二千三百七十余万两，输出仅占三分之二稍强。三关比较，蒙自、腾越、思茅三关，由光绪十五年（1890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二十三年中，贸易总值共达一万万五千六百四十万两有奇，蒙自即为一万万三千六百八十万海关两有奇，占80%以上。腾越关自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十年中，贸易总值为一千六百二十八万海关两有奇，仅占三关贸易总值的10%以上，虽然只是十年，假使与蒙自关作同年开关比，再加上十三年，亦不足30%。思茅关自光绪二十三年（1898年）开关，至宣统三年（1911年），十五年中贸易总值为三百三十万海关两有奇，仅占三关贸易总值的2%，虽然只是十五年，假使与蒙自关作

同年开关比，再加上八年，亦不足 4%。（三关以蒙自开关为早，光绪十五年（1890年）；其次为思茅关，光绪二十三年（1898年）；再其次为腾越关，光绪二十八年（1903）。这样一比较，就可以看出蒙自在云南商业地位的重要了。

省际贸易

蒙自为云南输出入物品的集散地。除由川、黔、藏等省地直接运集昆明，再分别转销各地外。凡是经红河，通车后经滇越铁路输入输出的物品，都要在蒙自报关纳税，一部分在昆明分关报关纳税。计由上海输入的物品，为棉纱、匹头、菸类、磁器、纸张等。由蒙自输出之物品，为茶叶、药材等。由四川输入之物品，为生丝、川菸、绸缎、白糖、贡川纸、白蜡、杜仲（药材）、大枣、剃刀、梳篦、竹器等。由蒙自输出之物品，为茶叶、火腿等。由贵州输入之物品为棉纸、府绸、竹器、生漆、水银、白木耳等。由蒙自输出之物品为茶叶、药材等。由康、藏输入之物品为毡毯、毛织品、藏红花（药材）、藏昌蒲（药材）等。由蒙自输出的为茶叶、草果。他若由陕西来的秦归（药材）、陕枣，由湖南来的湘绣，由江西来的磁器，由北方来的关茸、高丽参等，均先集昆明，再转销蒙自，而茶叶实为蒙自输出邻省的大宗。

与邻县及本地的集市贸易

蒙自除经由水路蛮耗，通车后经由滇越铁路进口的棉纱、棉花、匹头、磁器、纸张、罐头、水火油、五金器械、洋广杂货等外，由昆明转运来的川菸、绸缎、竹器、生漆、水银、白木耳、藏毡藏毯、藏红花（药材）、藏昌蒲（药材）、冰糖、

白糖、府绸、海味、盐巴等，都集中蒙自，除满足本地需要外，还转销文山、西畴、马关、屏边、金平、通海、石屏、个旧、建水等县。抗日战争前，蒙自城乡家家户户，一般都有织机、纺织土布为家庭妇女的专业，一个土布长老尺二丈四，幅宽八至九寸，除供应本县需要外，还运销上述各县。城内有染房十多家，雇工、有作坊、漂染土布。有酒房三十多家，雇工、请师傅、酿酒季节，每家日酿酒200市斤，全城日酿酒6000多市斤，都是销本地及邻近各县。食品加工，有年糕、挂面，虽然产量不多，只够供应本地，但因质地优良，遐迩驰名，间亦运销邻县，远及宜良、昆明。由文山、西畴、马关、宜良运来的以大米、油、沙木板为大宗，也有药材三七，盐由磨黑井运到，转销文山各县，用马驮运，平均每天300多驮，除一部分满足本地需要外，主要供应个旧矿区。个旧消费的粮食、付食、油盐，全系靠蒙自供应。蒙自城内有马店荣升、大宝等几家，每日可歇马800多匹。蒙自从开关至抗日战争前，市场逐渐繁盛，城内商旅辐辏，各行业店铺、家畜、家禽、农村付产品、中草药，多集中在西正街及西门外一带，摊棚、小贩多集中在西城脚一带。通车前，省派胡雨村为蒙自商长。1927年以后，成立商会，先后由周励斋、赵兴国、李尊三、孙文波、周耀然等任会长，领导商务，仲裁调解各商户间的纠纷。这就是蒙自与邻县及本地的集市贸易概况。

抗日战争后的萧条情况

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全面武装侵略中国，一九四〇年日寇登陆越南海防，滇南告急，为了阻止日寇北侵云南，我国拆除了滇越铁路碧色寨至河口约近200公里铁轨，另铺筑昆明至

沾益线。至此，滇越铁路中断。从1938年至1943年，日寇飞机频繁侵入蒙自轰炸，为了避炸疏散，商店时关时开，营业时间不长，集市交易，亦积冷淡。此时，滇黔、滇川、滇缅公路已通，内地商品及国外进口商品，有的沿公路运集昆明，邻县货物，多迳向昆明购运，不再由蒙自集散。在此期间，云南存放越南海防仓库的货物，仅万来祥一家即占火车皮500多节，其他各家尚无法统计，日寇占领越南后，将此笔货物转卖入滇。与此同时，国民党军人及商人，纷纷到河口及越南的菜州、者兰等地走私，运入的走私货有手表、毛呢、柯达香烟、鞋袜、日用化装品等，主要以毛呢、柯达烟为大宗。海关缉私人员持机枪往各隘口堵截，走私人员亦持枪对击，走私人员的走私货，有的多达二、三十驮。此时，昆明各商店，均来蒙自购买毛呢、牙膏、香皂、胶鞋及日用品。蒙自虽然商场冷落，还是云南进口货的集散地。国民党为了帮助美帝垄断战略物资及满足四大家族私人的利益，向滇南人民加紧掠夺，觊觎以锡产著称的个旧，1938年秋冬之间，在昆明设立资源委员会管辖下的“云南出口矿产品运销处”以管制云南各种矿产品的收购及运销。个旧所产大锡及钨砂，便成主要的统制对象，由该“运销处”迳运美国，残酷地掠夺滇南人民脂膏，摧残民族工商业。在此期间，蒙自货源枯竭，人民购买力低落。昔日繁荣的国际贸易重要城市，一变而为萧条冷落城镇。但对个旧来说，蒙自仍不失为对矿区粮食、付食、油盐、及日用百货的主要供应城镇。

（洪运执笔）

个蒙进出口贸易与帝国主义的侵略

喻泉斋

清帝时代的商业，在早一段时期是闭关自守的，经过开辟通商口岸，帝国主义的势力逐步侵入，情势为之大变，全国如此，我们云南的个蒙也不例外，因为个旧是产锡区，锡是出口的主要矿产品，蒙自是迤南一带的中心，为各种生活物资的聚散地点。

自从英帝占据了香港，个蒙的商业，就同它发生了直接而密切的关系。光绪初年，个旧的大锡，是通过蒙自、剥隘，而到百色转之香港；再购买棉纱百货，运回蒙自。当时建水人经营这个业务的，记得有两家：一个商行叫东禄号，股东为李应、李珍荣、沈五等；一个商行叫天佑号，股东为郭有、郭安润、曾吉庵等；这两个商行经营了一段时期，因受到交通和其它的限制，即行收束。这条国际路线，也就根据当时情况另行改道，由蒙自出发，经过蛮耗戈溜、河口、老街、越地、海防，而到达香港。此路一通，个蒙的进出口贸易，蓬勃发展，盛极一时，个旧、蒙自成了投机家们的乐园，个旧出口的大锡，被他们所掌握。当时所设立的府治如临安府、普洱府、开化府、广南府、曲靖府等所属的几十个州县的人民生活资料被他们所垄断。出口自然是以大锡为主，进口则包括棉纱、布

匹及其他百货。但是在交通上还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从海防到蛮耗，多是不规划的河流，在水涨期中，容易出危险，所以都在春秋两季进行。当时在蒙自设立的行庄计有八家，称为八大号（列表如下）：

行庄名称	资方姓名	总行所在地	分行所在地
泰来祥	朱平阶	蒙自	建水、个旧、香港、通海
东美和	沈崇文	蒙自	建水、个旧、香港、昆明
正顺昌	孙海航	蒙自	建水、个旧、香港、昆明、通海
朱恒泰	朱辅	蒙自	个旧、香港
豫顺隆	黄铺 杨运发	蒙自	个旧、香港、通海
运天昌	陆应歧	蒙自	个旧、香港、建水
万盛昌	李文山 武选	蒙自	个旧、香港
顺成号	周纯震	蒙自	个旧、香港

这八个进出口贸易行，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掌握迤南几十县的经济重心，无不得心应手，财富日增。再拿蒙自市场来说，由于上述的影响，造成一种不正常的暂时繁荣，商店林立，人声噪杂，单说每天进出的马驮子就有4000—5000驮之多，其余的情况，就可以想见。但是回过头来，看看成千上万的穷苦大众，却是不分寒暑，不避风雨，形容憔悴，衣服褴

楼的，用极大的劳动力替资本家服务，以谋取最低限度的生活。

资本家是发财了，而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也接着来临了。庚子赔款，清朝政府把关税大权送给英国，蒙自既成为云南进出口贸易的枢纽，英国就毫不迟延的在蒙自建立了海关机构，派遣税务司一人、外办一人，主持事务；清朝政府也派了海关备道一员，算是共同管理。在那个时候英人的气焰非常嚣张，简直不可一世，他们把中国人看作奴隶，把海关当成衙门，把海关所在地当作租界。一般洋奴，更是狐假虎威，欺压中国人。税额由他们估定后，只能照数缴纳，不能有丝毫违抗；有的货品，所估计的税款超过本身的价值，也只有忍气吞声，甘认倒霉。后来滇越路通车，帝国主义的势力，毫无阻碍地深入腹地。于是英国的安兴洋行、希腊的歌炉士洋行、若利吗洋行、法国的沙里怡洋行、德国的加坡公司、士波顿洋行，都争先恐后的在蒙自设立。但因为交通的变迁，进口的重心逐渐向昆明移动，英国随即在昆明设立分关，总关仍在蒙自。而蒙自的繁荣，从此以后，也就走向衰落阶段了。

至于个旧矿区的情形也是如此，在1912年间，大锡陡涨，由八百多元一千旧斤（每一旧斤重六公两），涨到一千六百多元。于是开矿商、溶锡的炉商、买卖大锡的锡商，再加上许许多多受到间接关系的巨商小贩无不财源涌进，顾盼自豪，在云庙内搭台子，唱会戏，花天酒地，锣鼓喧天。但是回过头来一看，矿区的工人们，却是呻吟挣扎，过着非人的生活。工人一到矿区，就成为资本家的奴隶，作息衣食都受到严重的限制虐待，非有重病，终年不得休息，有病要自己医治，吃的是菜叶，有时吃点豆浆，就算是上品，碰上老板折本，就不给工资

甚至无法吃饱，稍不如意，就是吊打，或者给带上一付脚镣，照样工作，矿工死亡率很高。当时的矿区是资本家们的天堂，是劳动人民的地狱。但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始终是不稳固的，资本主义的道路始终是行不通的，丧钟一响，锡价一落千丈，蒙自的八大号，个旧的矿锡商相率破产。事后检查，这次的惨跌与过去的猛涨是有一定因素的。当1914年以前各国备战，抢购大锡，所以锡价直线上升，造成不正常的现象。欧战一起，生产停顿，因而一落千丈。最严重的是法帝国主义看准这个机会把他们的东方汇理银行搬到个旧来并派了一个中国买办叫梁子惠，实行抵押贷款，一般商人正处于经济拮据，无法周转的时候，碰到这个情况，遂不暇考虑，也不容考虑的跌进了法人的圈套，造成了无人不借，无锡不押的现象，锡数不下万余吨，月息是一分二厘。可是时间愈拉愈长，锡价愈来愈落，从1600元的高峰，跌到600元左右。此时蒙自的八大号，个旧的锡矿商，身子被大锡陷住了，转动不得，只有俯首帖耳的听凭法帝任行宰割。事后结算下来，所抵押的锡价，还不够借款的利息，这一批富商巨贾，还能不倒闭吗？但他们的失败，是自己造下的。而真正受到灾害的，还是一大批无辜的劳苦群众。单拿矿工来说，当资本家们洋洋得意的时候，并未得到丝毫的优待，到了他们跨台的时候，却要连带吃苦，生活无保障，工资不发给，要想回家，没有旅费，弄得流浪街头，束手待毙。此外还有很多中小商人，受了他们的拖累而一齐走进坟墓。继之而起的，又有德裕祥、福安祥、天云祥等几家也都有过盛极一时的时代，但总不能逃出老路子；还有广帮的福兴泰、亿昌、鸿兴、天德和等，仍然是无声无息的受到毁灭。此后的个旧商场，就是这样象波浪一起一伏的动荡不安。